

上这棵登天云杉，上了天庭。天庭是个广寒世界，广寒宫后院是瑶池，翩翩起舞的仙女一眼就发现了他俩。

“喂，世间人怎么到我们这儿来？”仙女问道。“我们是来找昨天飞到天上来的五彩凤凰。”兰果郎沉着地答道。

“五彩凤凰？没见过。我们这里只有白兔、白桂花。不过，你们既然来了，那就自己看看。”

兰果郎和雷亚加说声“谢谢”，就到桂花树下去找“凤凰”了。桂花树下是天庭的晒谷场。晒谷场边丢了许多稻谷，有一群白兔子正在这里啃噬稻谷。兰果郎和雷亚加故意在有稻谷的地方寻找，仰脸看树上，看有没有“凤凰”，脚趾却在使劲地夹稻谷。找了一阵之后，俩人装着找不到凤凰而扫兴的样子，告别了天庭仙女，又爬下那株云杉。下地张开脚趾一看，两人共夹了四粒稻谷！

天庭种谷的仙人是非常细心的。他种了多少稻谷，收了多少稻谷，心里都知道。即使是兔子吃了稻谷，它吐出或拉出来的屎还是那么几粒。仙人一数少于四粒，就问仙女来了什么小偷没有。仙女说是有来自人间的人，说是来找凤凰，但没见小偷。仙人一听，慌了，惊叫道：“完了，一定是被人间盗走了。要是让玉帝知道，非严惩不可！”仙女立即向王母求饶，求派出数千个天兵下凡，清剿畲山。

兰果郎神力非凡。他啞地拔出宝剑，在空中挥舞一圈，一条七色彩虹，即从东边架到西边，两头顶着地，把天拱起来。这时，雷亚加提腿把地一顿，仰天翻着几个筋斗，再呼出口气，刹那间电闪雷鸣，乌云密布，地动山摇，把天兵天将震得头昏目眩，东倒西歪，一个个跪地求饶，纷纷退去。

临走前，天将对兰果郎说：“好，这四粒稻谷就给你们做

种吧。”天兵回天庭后，兰果郎和雷亚加就把稻子种在洞前的洼地。果然，这四粒谷子过不久就长成四棵稻子树。稻子树秆粗如碗，谷粒大如枇杷。但是，当稻谷快收成的时候，天兵天将又来抢稻谷了，刮起大风，要把稻子吹卷收上天庭。兰果郎和雷亚加知道又是天兵作祟，两人再一次使出神刀，把天兵天将打得东倒西歪，赶回天庭。然后一人撒开鱼网，把吹上天空的稻谷罩下来，一人用宝剑去砍断戴云山上那通天的云杉。

从此，天地分开，隔断往来。稻谷由于狂风吹卷，满天飞舞，只侥幸捡到几粒做种。稻种终于留下了，从此人才有饭吃，并传遍全畚山。可就是由于稻子生长的条件变了，再也长不出原来在天庭上那么大的稻粒了！稻种因为来之不易，它又是人的生存宝中之宝，所以畚家都叫宝稻。

流传于漳平，雷如田讲述，邱水才采录。收入《畚家风情·第二集》，漳平县公安局1989年编印。

## 和寅活了七千二百岁

这事不晓得出在哪朝代哪年间，有一个叫和寅的人，活了七千二百岁，他见过的事不晓得有多少。

尖耳鬼听到这件事，就回阴司去报给阎王听。阎王觉得奇怪：呃呀！我掌管人间生死簿，放过百岁也不多，极有阴功的人，也没让过二百岁。这和寅怎的能活七千二百岁呢？阎王仔细地查了一遍七千二百年前的生死簿。查来查去，该划的都划了，划过的名字中也没和寅，打算亲自到凡间看看和寅。

这日和寅正在犁田，阎王变一只怪状小鸟停在田边树上



叫：“水浸石烂，风打山摇”，“水浸石烂，风打山摇”……和寅抬头看这只小鸟，有点稀奇，就自言自语说：“怪事！我和寅活了七千二百岁，见过的东西也不少，怎么就没见过这种鸟叫声这样特别？”阎王一听，果真有和寅这个人，真的活了七千二百岁，就拍翅飞回阴府。他又从头一一的细细查生死簿，一页一页地翻，一字一字地看，最后发现和寅这个名字，原来被钉在簿缝里。阎王提起铁笔一勾，和寅就跌倒田里——死了。

流传于福安，钟桂兴讲述，钟耀荣采录。收入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·福建卷·闽东畬族故事》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0年编印。

## 彭祖与麻姑

很久很久以前，黄河水每隔一千年都会澄清一次。后来被彭祖的心血搅浑了，黄河水再也不会澄清了。

有个传说是这样的。古时候，有个人叫彭祖，他八百大寿时，子孙们为他大办寿筵寿酒祝寿，讲不尽热闹。这天，更长寿的麻姑，从这地方经过，就问这人家为何如此热闹？有人应：“是彭府彭祖太公做八百大寿。”麻姑听了冷笑说：“是个细妮仔（小孩子），作什么寿。”彭祖子子孙孙听了不服，就和麻姑争吵起来。彭祖听讲有人叫他是“细妮仔”，觉得来人不寻常，就叫家里人赶快开大门迎接。

素斋相请后，彭祖开口问麻姑：“我今年八百岁，你讲我是‘细妮仔’做什么寿，这话从何讲起？”

麻姑反问：“你看我多少岁？”彭祖应：“不知。”麻姑说：“我多少岁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！我只见过一次黄河水清。”

彭祖又问：“现在离黄河水清还要几多久？”麻姑说：“大约还要一二百年吧！”

彭祖说：“到了那一天，您带我去黄河睇睇（看看）水清如何？”麻姑回答：“可以，到时我来叫你就是了。”

我们畬族有这样两句畬歌：“颜回命短三十二，彭祖命长八百零。”彭祖八百大寿后，不久就死了。到了黄河水再澄清那天，麻姑特地来找彭祖，一问才知道彭祖已经死了。但麻姑讲：“彭祖人死心没死，你们开棺见分明。”

棺木开了，果然彭祖身尸都烂了，就是心不烂，心还不死。麻姑就把彭祖的心带到黄河边，让它看看黄河水清。当麻姑捧着彭祖的心，站在黄河岸边叫声：“彭祖！黄河水清了，看到了吧！”这一叫，彭祖的心就化作滴滴鲜血滴入黄河，黄河水就慢慢浑浊起来。从那以后，黄河水再也没澄清过，传说是彭祖心肝的血搅浑的。畬族群众有句口头话：“未见黄河心未死，见了黄河正死心”就是这样来的。

流传于福鼎，李圣回讲述，蓝清盛采录。收入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·福建卷·闽东畬族故事》，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0年编印。